

※大展出版社

大眼

神奇傳真《鬼眼》白翎／著
封面設計／傅耀生

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出版

版權所有



不准翻印

神奇傳真《鬼眼》

著者：白翎

發行人：蔡森明

出版者：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一段二二號二樓

電話：(〇二)八三四六〇三一

郵政劃撥：一六六九五五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二一七一號

門市部：明德書局

臺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六號

電話：(〇二)五九二〇一〇八

郵政劃撥：一〇二四三六

承印者：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三元街五十六巷十二號

電話：三〇一〇八八五

《鬼眼》

售價70元



目
錄

一、鬼
眼……………一

二、拘魂令……………一六

三、厲鬼一枝花……………三〇

神奇傳真

《鬼眼》

白翎 / 著



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

鬼眼

黃志仁和李文正二人同是一家高級中學的學生，而且同班。

更巧的是，二人都住在南京西郊，所以二人每天晚上總要騎腳踏車趕十來里路回家。這是個秋夜，二人先是比賽速度，出了一身大汗，同意停下來休息一會再走。

二人坐在路邊的大石上，敞開了衣扣，迎着夜風，大叫「涼爽」。

就在這時李文正說：「志仁！你看那個比較漂亮些？」

「什麼比較漂亮呀？」

「別裝糊塗好不好？就是左邊柳林中走出來的三個女郎嘛！」

黃志仁向那三四十碼外的柳林望去，那有什麼姑娘？只見夜風拂柳，搖曳生姿，發出「沙沙」之聲。

「在哪裏有三個女郎？」黃志仁打了他一下，說：「文正！你大概想姑娘了吧？」

「噫！」李文正愕然說：「明明有三個女郎那邊說邊走向這邊走來，你……你怎麼看不見呢？」

「你別開玩笑好不好？」

李文正見他不像是故意說謊，就正色說：「你真的沒有看見？」

「你要我發誓？」

「看，三個女郎的年齡和我們差不多，可能也是學生，只是沒有穿學生服，其中一個稍胖些，兩個比較瘦，三個長得都不錯……。」

黃志仁看他鄭重其事，由他的目光可以看出，的確是目擊了目標的樣子，不像是開玩笑，不由突然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

「志仁！你不信是不是？」

「我看不見怎麼能信？」

「這樣好了！你往右走，迎着她們走過去，這小路只有兩米寬，到了她們身邊，你聽我指揮，我要你向左，你就向左，要你向右你就向右。」

「爲什麼要這樣？」

「這樣就可以擋住她們的去路，最少也能擋住一兩個，看看你有沒有什麼反應？」
黃志仁有點膽怯。

「怎麼？你不敢？」

「笑話！這有什麼不敢？根本就沒有人嘛！」黃志仁站起來就順着小路往右走，儘管如此，他的心跳得很劇烈。

迎面晚風吹來，好像比剛才更涼了，甚至還隱隱聽到十分遙遠而細微的女子嘻笑聲。

黃志仁心想，這是很遠很遠處傳來的女子嘻笑聲，李文正怎麼能聽到？即使能聽到，又怎麼看到遠處的人呢？

「志仁往右……往左……。」

黃志仁果然聽他指揮去做。

「往左……往右……再往右……。」

突然，黃志仁忽然倒在地上，他爬起來時站着發怔，李文正奔了上來。

「文正……剛才我好像真的被人推倒在地，似乎不止一個人……。」

「算了！志仁！天黑了！我們快點走吧！」

二人上了車，李文正在前，黃志仁在後，黃志仁說：「文正……告訴我……那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沒……沒有什麼。」

「不對，你一定看到什麼了……。」

「真的沒有什麼……。」

「不對，文正！不知道爲什麼？剛才被推倒地上，我心裡很怕。」

「志仁！那……那是心理作用……。」

「文正！我現在感覺車子很重，好像後座上載了個人似的。」

李文正不由自主地回頭望去，不由陡然一驚，黃志仁的後座上，果然坐了一個女郎，也就那三個之中較豐滿的一位。

李文正十分後悔，剛才爲什麼要他去試呢？

他只以爲黃志仁在裝蒜，他才叫他去擋人家的路，在當時不過是開開玩笑。

而男孩子見了女孩子，往往會來這種惡作劇，其實這是被異性吸引的一種表現。

李文正深深地吃驚了。

他驚的是，爲什麼明明有三個女郎，他自己可以看到，黃志仁却看不到呢？

爲什麼他車後坐了一個女郎，他也感到沉重，却仍然看不到呢？

當他們到了家，李文正送到黃志仁門口，眼見那女郎跟進黃家。

「再見！文正！」

「明天見！志仁……。」他本想暗暗告訴他，有個女郎跟入，但他又怕黃志仁會嚇壞了。

×

×

×

第二天一早，李文正去敲門。

他們上學下學都是一起的，今天叫了很久才開門，而黃志仁還連連打着呵欠。

「怎麼回事？昨天晚上睡得晚？」

「噯……噯……是的……。」

「志仁！昨天晚上有沒有什麼不同之處……？」

「不……不同？」

「是啊！和平常一樣嗎？」

「有什麼不一樣？」

既然這樣，李文正就稍稍放了心，他回去想了很久，想不通那件事。

、鬼眼

他也聽說過鬼眼這件事，但是，他長了這麼大，第一次看到別人看不見的人，要是他是鬼眼，應該自幼就具有這種本領才對呀。

×

×

×

自此以後，黃志仁每天不到下課就急着回家，早晨總是叫了半天才出來。

李文正問他很多次，他總是吞吞吐吐不說實話。

三個月後，黃志仁逐漸瘦下來。

寒假來到放榜，本來黃志仁過去的成績比李文正好，這次落在他的後面十名以後。

看了榜，黃志仁木然，李文正說：「志仁！你好像有病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要不，你這學期不會落後這麼多。」

「我的精神振作不起來。」

「告訴我，志仁！一定有原因。」

「沒有什麼原因……。」

「不，志仁！你要告訴我，我保證不要洩漏你的秘密。」

黃志仁終於說了：「文正！自那天在路上你說有三個女郎之後，我每天晚上和一個女人相好……。」

李文正心頭一震：「她是誰？」

「文正……說來可笑，我看不見她，却有一種感覺……。」

「每天晚上？」

「不錯，每天晚上上床，她就靠過來，坦白說，以後我就沒有勇氣拒絕了……。」

「你只是有真實感，身邊有一個女人，而看不到她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和她說過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很多次試着她說話，她總是不出聲。」

「一句話也沒有說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志仁！你要儘一切可能，設法使她說話，以便瞭解她是什麼人？」

「她是人？」

「不管是人還是其他東西，都要進一步瞭解。」

「我再試試看。」

「志仁！你要記住，你必須儘快停止和她接近，要不你會支持不住的。」李文正說：「我常聽人說，連續不斷和女人發生關係，超過一百天就會……。」

「會死？」

「很多人這麼說，這是應該相信的，俗語說：酒是穿腸毒草，色爲刮骨鋼刀。」

「我曾經拒絕過，但是最後……。」

「仍在她的糾纏之下把持不住？」

「是的，有時是在夢中，似夢非夢，似醒非醒……。」

×

×

×

元宵節李文正去逛雞鳴寺，老方丈突然十分注意他，還把他叫到後面，說：「小施主貴姓？」

「我叫李文正。」

「小施主！你知不知道你具有一種特殊本領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施主！我說出來你可別怕。」

「請老方丈說吧！」

「施主具有陰陽眼……。」

李文正面色一變說：「方丈！陰陽眼是不是能看到鬼？」

方丈點點頭，李文正立刻把黃志仁的事對方丈說了，方丈面色十分沉重。

「方丈！那是鬼嗎？」

方丈很久才說：「而且較為難纏的鬼仙，也就是白無常。」

「方丈！請您救救我的同學。」

「小施主！你把他帶來讓我看看！」

「一定，一定，明天我就帶他來。」

×

×

×

第二天李文正帶來了黃志仁，老方丈一看就面色凝重。

方丈略一詢問，就要求黃志仁宿在廟中，叫李文正回家對黃的父母說一聲。

這天晚上，黃志仁陪方丈在禪房內，房門閉着。

大約午夜時刻，院中有女子聲音呼叫着：「志仁……回家了……志仁！你不想念我嗎？走啊……志仁哥……回家囉……。」

黃志仁下床就要出禪房，方丈拉住了他，說：「小施主記住！你千萬不要出此禪房。」方丈拏起一件法器（大概是桃木做的如意），開門出屋。

黃志仁眼見一個豐滿的女郎，瞪着仇視的眸子擰視着方丈。

但在方丈走近時，那女郎就後退，只是退到院門口處就不再退，反而撲向方丈。

方丈用如意去擊打她的心房處，每擊一下她就退一兩步，直到她厲喘着撲到牆上而消失

但方丈回屋時，黃志仁吃了一驚，方丈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，好像大病一場。

「方丈！您受傷了？」

「這不是受傷，但比一般人受傷還要嚴重。」

「她那麼厲害？」

「白無常是十分厲害的，你幸虧早遇上我，要不就沒有命了。」

這天晚上李文正剛剛入睡，忽然被人碰醒了。

睜眼一看就叫了起來。

但是，他喊不出聲音來，坐在他身邊的正是那個稍豐滿的女郎。

也就是曾把黃志仁抽得面黃肌瘦的那個鬼仙。

「妳這是……。」要不是他生了陰陽眼，他是看不見的。

她只穿了內衣，肌膚如雪。

只不過李文正明明知道她不是人，也深深瞭解和她接近一次之後的後果，因為黃志仁就是個例子。

她貼近他時，那種刺激的感受，應該和真人是差不多的吧？雖然李文正過去並沒有這種經驗。

不過有些經驗也可以體會到的。

不論她如何貼近他，他總是不忘她不是個人，在這情況下就不會衝動。

她惱怒了：「李文正！你敢反抗？」

「妳去找別人吧！我知道妳是什麼？就引不起我的興趣！」

「可是你別忘了！我和黃志仁的好事，是你一手破壞的。」

李文正心想，原來妳也怕那位方丈，那就好辦……。

這一夜雙方僵持，好事不成，她臨去時作出怪樣子（臉上只有一張血盆大嘴）他差點嚇得昏過去。

×

×

×

「方丈請救救我……。」李文正第二天去找方丈。

方丈一問，連連搖頭，說：「你的情況比較麻煩，因為你是鬼眼。」

「方丈！我以前不是，剛剛變成鬼眼，是否仍能恢復以前的非鬼眼？」

方丈又搖搖頭，說：「這是天命，看你的造化吧！」

「方丈是說不能救我？」

「我也無能為力，也許能救你還是你自己。」

「我不懂，方丈！」

「這沒有什麼不懂的，到時候你就知道了！」

李文正發現，黃志仁在方丈身邊，氣色已經好多了，他還以為方丈偏心呢。這天晚上，那女郎來了。

「你再反抗，你會後悔一輩子。」

「妳為什麼要這樣？一個女人不是要講究貞節嗎？」

「這和貞操無關，我要修練！」

「哼！我不會像黃志仁一樣的。」

「你會的。」她說：「你不答應是不是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女郎掉頭就走，根本不開口，就從牆壁透過，走向李文正父母的臥室。

而且不必叫門，像X光一樣，透門而入。

李文正看得怵目驚心。

女郎站在他父母的床前，伸手就把他的父親的被子扯開來。

李氏夫婦似乎仍在熟睡，仰臥不動。

只見那女郎伸出右手，白森森的十指上本來沒有指甲，瞬間長出半尺多長的青色指甲，